



惊魂赤血剑

过江龙 著

院心
手中部
百林
致安
下书

惊涛骇浪

十

· 过江龙 著

哈尔滨出



十三

京都之地，一片太平气象，街上行人拥挤，热闹非凡。

仇恨性好游山玩水，然而翠儿有难，时刻挂在心头，那有心情留念，催促驼侠连夜出城。

话休烦絮，父子两人，披星戴月，日夜兼程，不数日，过淮阴，出海州，到了老窝地界。

驼侠一看辰光尚早，兼之连日辛劳，酒瘾又发，胡乱找了一家酒店，大灌黄汤去了。

仇恨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向城厢内外，打听附近有无强人出没，片刻工夫，查出鹰游山近日确实异于寻常，心中已是胸有成竹，返回酒店，将情况禀告道：“爹，鹰游山距此不远，一个时辰可到。”

驼侠点头道：“辰光尚早，何不趁机休息，连日奔劳，想必你也累了！”

仇恨一睡醒来，已是戌末亥初时分，当下两人依照酒保所指路径，沿着江边小路，直奔鹰游山而去。

约莫走了一个更次，月光之下，已见前面山峦起

伏，循着弯弯曲曲的山道，片刻已达山腰。

鹰游山虽非高山峻岭，却也有不少山冈峰峦，而且山峦起伏间，又有一似盆的山谷，谷中古树参天，长草过人，转过一个山坳，谷中隐约有座高大屋宇。

驼侠睹状，对仇恨说道：“为了拯救翠姑娘，就是龙潭虎穴，也要一闯。”

月光皎洁，只见两条黑影，如剑离弓似的射向谷去。

片刻，已至谷底，那间高大屋宇，渐渐呈现眼前，红墙绿瓦，却是一座大庙，门前一排四棵古松，似含四大皆空之意，屋后一片广大竹林，密层层的如墙如堵，左右皆是如伞古柏，置身其中，尤如步入仙境。

两人正自心慕景致之美，蓦然，背后使来斥喝之声，“何来狂徒，在此观望！”

驼侠回头四盼，月光明亮下，却无半个人影，仇恨机警过人，“刷”的一声窜上树梢。

居高临下，游目四掠，仍无所获。

突然，又听有人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，快说！”

仇恨被三番两次戏弄，无名火起，骂道：“躲着说话不算好汉，有种的出来！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啦！”

这一骂，倒真有效，陡然“哽”的一声，一条暗影，打从密林之中，疾飞出来，却是一个头陀。

仇恨一见有人窜出，翻身跃下地面。

头陀大刺刺的言道：“一路上到处打听我们鹰游山意欲何为？”

仇恨见他那目中无人的神态，早已沉不住气，剑眉一挑，双手拦腰一插，也以满不在乎的口气道：“不是看得起你鹰游山，我还不打听呢。”

头陀一语不发，“呼”的一掌，拍了出来，仇恨横步闪过，避了开去，并不还手，朝驼侠说道：“爹，这家伙交给你啦！我进庙拜菩萨去！”语言未落，也不管驼侠答应与否，一溜烟就跑了。

仇恨人虽小，诡计倒很多，他知道如果说让他单身探庙，驼侠决不答应，如今天赐良机，一见头陀，就故意惹他生气，引他动手，驼侠总不能不战而逃，这是脱身妙计。

仇恨用计甩脱驼侠，朝大庙纵去，大庙墙高几丈，庙门紧闭，隐约中看出庙门上有块巨大横匾，上书“清真道观”四个大字。

仇恨正自琢磨须从何处进身。蓦地，忽听庙里啾啾细语，由远而近，仇恨不加思索，飞身一跃，纵上屋顶，蹲伏一隅，片刻，只见两个道士装束的影子，提着两盏灯笼，边说边行走向前来。

渐渐走近了，仇恨突然一招“燕子穿云”扑了下去，左手一点，先将一个年纪较长的点倒。

另一个年轻的小道士瞥见有人突然而至，一甩手扔下灯笼，撒腿就跑，仇恨足如旋风般的一手把他捉住，低声喝道：“要命就别声张，如若不听，立取狗命！”

小道士已是魂飞魄散，那里还敢哼叫，浑身有如中风着邪，抖个不停，口里直叫仙姑饶命！

仇恨一言不发，左手一提，右手在他屁股猛托，纵身一跳，跃出墙外，五指一紧，说到：“要命的你就说实话，只要实说，决不伤你。”

小道士被他用手一抓，就象铁钳一般，痛入心肺，那里还敢挣扎，连忙点头不停的说道：“只要留我一条小命，什么我都说。”

仇恨问道：“最近你们庙里来了什么人？有没有一个女子？现在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小道士道：“前些日子来了一个白面书生，叫什么我可不知道，听说带来一个小姑娘，可当时就送走了！”

仇恨急道：“送到那里去了？”

小道士呐呐言道：“送到那里，实在不知，只听那书生临行之时说……头子口……五指山这么一句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小的也不知道，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有一句不真，雷打火烧。”

仇恨把手一松喝道：“去吧！”言毕正想回头找驼

伙，突然林中人影一闪，霎时不见。

身法之快，一时仇恨难分是人还是兽，提起身形，使出绝顶轻功，穿入林中，往那黑影之处追去。

追了约有里许，竟然没有私毫踪影，心中暗觉奇怪，蓦地，身后一阵怪叫道：“什么人？不男不女，来此作甚？”

仇恨听得人声，精神为之一震，但却闻声中道及他是男扮女装，心头怒火顿升，大声喝道：“是男是女，出来便知，再不出来，我可要骂人。”

正当仇恨急得满头是火之时，驼侠已从林中摇摇摆摆，走了出来，而带微微笑容，说道：“恨儿，是我！”

仇恨一看是驼侠，满腹牢骚，不便发作，嘴一嘟，道：“爹爹一把年纪，还要装鬼吓人！”

驼侠笑道：“爹不是吓你，是考验你。”

仇恨甚感奇怪，道：“缺理就是缺理，还说什么考验人！考验什么？成绩如何？孩儿洗耳恭听。”

驼侠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成绩甚差！甚差！恨儿今后你要记住，对敌之时，如在午夜，切记敌暗我明，当你没有发现敌踪之时，应该隐身暗处，以防暗器侵袭，这是我辈应有常识。”

这时仇恨才知义父并非戏弄，而是处处予以教导，心中自是感激万分，点头应是，旋即说到：“爹，

孩儿打听清楚了，翠姐姐确实被掳到此处，但是现在又被转移了地方。”

驼侠微微笑道：“转移何处？”

仇恨得意洋洋的说道：“已经移送到头子口，五指山中去了！爹，头子口是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驼侠道：“象你这样盘问，那里会得到真实消息，这里的小道士都是经过训练的，俗语说，‘不见棺材不落泪’，凭你一个小孩，空口讲白话，他们就会实说呀？你上当了！”

仇恨面红耳赤，道：“那么爹打听出来了？”

驼侠面容凝重，显得非常严肃，缓缓言道：“不止打听出来，而且将你带离了险地，要知道这是清真道观，乃是长眉道人修真之所，长眉道人本来就是武功盖世的武林奇人，可是为了夺取天下第一名号，在此隐了有三十余年，专心修炼内外武学，不问世事”

仇恨突然插嘴道：“孩儿深入观里，怎么长眉道人竟然不觉？”

驼侠道：“适逢长眉道人陪同百毒天君下山去了，否则你的一条小命难保，那小道士口中所说的白面书生，正是百毒天君，你的翠姐姐此刻已被送到套子口五条沙去了，并非什么头子口，五指山。”

仇恨一听，心想：“敢情我盘问小道士的情景义父都一一看在眼里？”

驼侠见他沉默不语，又道：“百毒天君既然搬请长眉道人，看来咱们此行艰难也。”

仇恨听说此行困难，翠姐救之不易，不由急道：“爹，难道说我们就此休手，罢了不成？”

驼侠微微笑道：“依你之见呢？”

仇恨抓抓后脑，然后以坚决的口吻说到：“不管多难，多险，我们总不能临阵退缩，半途而废。”

随着又道：“敌疏我密，咱们给他个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趁他们防而不备，而且，我们的目的是救人，尽量采取避重就轻，以不正面对敌为原则，爹，你的意见如何？”

驼侠点点头，缓缓言道：“除此之外已无别法不过，咱们还是见机行事吧！”

父子两人，心情沉重，一路无语，沿着东海边岸，直奔套子口而去。

次日午后，已然抵达套子口镇，两人找了家客店投宿，晚时问起当地名胜古迹，店小二滔滔不绝的说了很多，但却始终没提“五条沙”三字。

驼侠不禁奇道：“闻说有个五条沙的去处，怎的你却不讲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你老错了，‘五条沙’乃是个险地，不是游客可去的地方，而且打这儿也不能去，那要到黄河口去才行。”

仇恨笑道：“你倒说说五条沙的形势！”

店小二道：“这话说起来可长啦：我拣知道的跟二位说吧，五条沙都是在海中的沙堆，排列有如五指，所以又有五指沙之称，当中一条最长，距离海岸最近，从黄河口摆渡过去，大约一个时辰可到。历代传说沙中有沙怪吃人，过去有渔人常常上那沙滩去捡些鱼虾海蚌，多是有去无回，你老打听这事干啥呀？”

仇恨不答，问道：“打这儿到黄河口需要多少时候？”

店小二又眼一眨，道：“脚程快的半个时辰可到。”

驼侠七拉八扯的又胡乱问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摸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伙。

店小二接过银子，连声道谢而去。

仇恨心悬翠儿羁身险境，急不可待，频催义父上道。

驼侠担心连日奔波，仇恨劳碌过度，有伤体力，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找寻舟船不易，二来体力不足，明日不足应用，还是休息一夜再说。”

仇恨闻言，猛然省悟，大敌当前，势须精力充沛，否则难制敌取胜，义父所说甚是，当下唯唯应喏。

一弯新月，夜凉似水，父子两人，多日辛劳，这一睡，直睡到翌日日上三竿方醒。

两人进过饮食，就在房中谈些江湖轶事，时过晌午，始行离店，转道黄河口而去。

黄河口岸，渔船如织，父子两人，穿梭于大小船间，舟子闻说前往五条沙，众皆摇头不去。

驼侠心想：“重金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确也有那亡命之徒，贪图高价，愿载两人前往。

此时，乌云满天，月掩星沉，正是夜行人的好时机，舟子升帆出海，晚风之中，船行甚速。

仇恨心知难免一场恶战，解下“金龙赤火剑”除去包扎，暗祷道：“宝剑！宝剑！翠姐姐安危，全仗你了！”

船行之中，驼侠一再叮嘱多加小心，宁可吃点小亏，绝对不可冒险，以免无谓牺牲。

风吹帆饱，船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达五条沙之中滩头。

下得船来，只见茫茫一片沙砾，令人顿生身处孤岛之感。

仇恨正要起步之际，突闻驼侠一声惊叫：“不可乱走！”

仇恨不禁一怔，道：“爹，此话怎讲？”

驼侠缓缓言道：“据说五条沙非比等闲，周围半里之内均系流沙，流沙表面平静，内里却如池沼，失足其内，纵然轻功再高，也难拨身逃出。”

仇恨问道：“否则如何能渡？”

驼使答道：“循我足迹而行，当能化险为夷！”

如是驼侠在前，仇恨在后，亦跳亦趋，循着驼侠落足之处，凝神提气，慢慢走去。

原来沙中暗栽木椿，然而甚是不整，只见仇恨左三步，斜五步，退两步，进四步，如此直斜交叉，居然如履平地。

只是那些木椿，摇摇摆摆，甚不稳固，若非两人轻功皆致化境，只恐走得数步，便会陷入沙中。

二人如此直三斜四，时而向左，时而向右，忽而进，忽而退的约莫走了三百来步，来至一个沙丘之前。

至此，驼侠回头说到：“咱们已过流沙区域了！”

仇恨眼露奇光，道：“爹，你这是从那儿学来的门道？”

驼侠笑道：“这就是你不如爹的地方了，日后我当教你。”

两人越过高达数丈的沙丘，眼前赫然出现奇景。只见一排丈许高的仙人掌，横挡于前，走到临近，原来仙人掌后，却是座一块块青石所筑的平顶房屋，但却没窗，没门。

两人绕着前后左右走了一圈，四面皆是如此，仙人掌围成一个四方“口”字，石屋则倚着仙人掌的形势

而建成方形。

仇恨好生奇怪，沙漠中竟有如此建筑。殊不知五条沙位于黄海之中，海洋气候多风，一旦风起，飞沙走石，漫天而下，是以此屋四周，遍植高逾人头的旱地植物——仙人掌。

而且不开窗，不设门并无其他神秘之处，实是防备风沙侵袭而已，两人不知道，还以为其中含有什么蹊跷，故此四周巡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一时之间，四周寂静如死，仇恨眼看义父默默不语，又不见他有何行动表示，极不耐烦，道：“爹，咱们就在这儿干耗着啦？”

驼侠摸摸嘴，再摇摇头，示意不要说话。

仇恨不知驼侠弄的什么玄虚，低着头，脚在沙上横七竖八的乱划一道，心里暗气道：“我倒看你有什么花样？”

二人各怀不同心事，神精木然的掩在屋角之下，耗了约有顿饭辰光，蓦地，海风阵起，黄沙随风直卷入天，风声呼呼声响。

驼侠猛然点头说道：“恨儿，是时候了！”

仇恨瞪着一双大眼，道：“爹，刚才问你，怎地竟不说话？”

驼侠抬头望望天色，然后道：“咱们下得船来，滩头之上，脚底尽湿，鞋上沾满沙土，在那青石之上，

必会发出极大声响，是以必然等候风起，方始不易被发觉，这是所谓利用天时也！”说到最后两字，人已一跃，上了石屋。

狂风之中，二人背风而立，只见方形石屋之中乃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天井，西厢房内，灯火通明，窗后隐约有人走动。

两人正自犹豫，该从何处下手，蓦地一声冷笑，起自身后，急忙回头，一瞥之下，只见百毒神怪，披头散发，仗剑而立。

驼侠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上次饶你不死，今欲何为？”

百毒神怪不答，手中长剑一指仇恨道：“武林叛徒，还不俯首就缚，难道不要命了！”

仇恨气得剑眉倒竖，伸手一抽金龙赤火剑，道：“胜我宝剑，定当臣服，休要多言！”

百毒神怪道：“休得夸口，看剑！”长剑一拦，分心就刺，仇恨不闪不让，一招“举火燎天”宝剑一格，顺手劈沉，横劈百毒神怪双足。

百毒神怪心知此剑厉害，那敢硬碰，立时拔起身形，竟然一个“飞林投鸟”，连人带剑，凌空下击，直刺仇恨双肩，仇恨一招“举鼎观画”横剑一推，解了百毒神怪来势，百毒神怪借那剑尖一颤之力，整个身子翻了过来，长剑疾如风发，“刷刷”几剑，又自逼上前来。

仇恨见他苦缠不休，救人心切，无心恋战，杀心顿起，只见他，真是瞻首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看来似左，实是在右。时如鹰击凌空，时如猛虎伏地，剑法的奥妙神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百毒神怪虽是数十年前，闻名大江南北的一代高人，然而面对仇恨那怪诞的零碎招式，数招之内，强弱已分，只见仇恨剑势如虹，愈战愈勇，招招怪厉难测，掌掌沉雄无比。

一刹时，百毒神怪虽然奋力解过数招，可是已然汗流浹背，大风之中，豆大汗粒，滚滚而下，沾上风中的泥土，有如花猫似的，驼侠一旁暗笑不已。

蓦地，忽听得仇恨猛喝道：“滚吧！”但见百毒神怪连人带剑，骤然飞上半空，旋即翻滚落下，只听“通”的一声，落于天井之中。正在那声音未落之际，仇恨眼前，只见人影一闪，又有两人窜上屋面，一老一少，老的双手空空，少的拖一条软鞭，分成左右，迎着仇恨而立。

驼侠一见，哈哈笑道：“今天敢情是百毒门下大杂会呀，怎的五爪金龙跟滚地一龙两条龙都到了，真是幸会呀！幸会！”

原来一老一少，皆为百毒门下，老的叫五爪金龙至奎，武功甚高，擅传一手“乌血掌”，掌中含有邪毒，中者全身发黑而死。少的名叫滚地一龙丁三杰，一条

软鞭，扬名武林，乃是后起之秀。

五爪金龙闻驼侠取笑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咱们跟你没有过节，希望你别管闲事！”

驼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个没过节，我就不管，看你又怎奈何他！”

驼侠三番两次，已当然看出仇恨武功高不可抑，两条龙决非他的敌手，所以并不想参身其中，所以说出此话。

滚地一龙也是年轻火旺，一听驼侠把仇恨捧得天高，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那里忍耐得住，长鞭“呼”的一声，迎空一扬，转了一个圈子，抖手向回抽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鞭端发奇响，大有一鞭在手万夫莫敌之慨。

然后言道：“我倒看你这娃儿有什么能耐？”

仇恨面色微变，旋即朗声笑道：“两人齐来，管教你老少无欺！”

五爪金龙发眉掀动，愤怒之极，暴喝道：“休得夸口，吃我一掌！”掌字未落，人已突然暴起，掌挟劲风，运足内家功力，一掌劈去，飞沙走石。

仇恨一掠避过，衣袂风飘，长剑突自半空刺下，五爪金龙霍地一个转身，双掌齐出，猛击仇恨命门要穴，仇恨身形微动，剑招骤变，一招“金针度线”，长剑反挑上来，直刺五爪金龙咽喉。

滚地一龙眼看同门处身险境，命在旦夕，急忙吼

声：“看鞭！”长鞭一挥，一招“金龙锁柱”，快如电光石火，疾缠仇恨剑身，欲施以柔克刚功夫，卷住出仇恨宝剑。

仇恨眼看五爪金龙命丧顷刻，忽见滚地一龙挥鞭来救，不禁大怒，剑锋一抖，往回一拖，滚地一龙虎口震痛如裂，急松手时，长鞭已被仇恨割为两段。

须知仇恨剑锋一抖，挟有七成真力，而仇恨之功力，乃从金龙赤火剑中获得紫阳真人全部，儒侠孔达一半，及百丈峰顶运用“内扑皈真”之术，由那大青石上吸收了红花数十年之功力，又岂是滚地一龙所可抵受得了！

五爪金龙趁仇恨分心之际，双掌一分，反击仇恨两臂，仇恨变招奇快，一剑削断滚地一龙长鞭，猛地脚跟一旋，寒光闪闪，剑锋一转，又已指到五爪金龙心胸，只见他冷汗直冒，急忙撤招闪避。

五爪金龙虽然掌法阴毒，但仇恨剑法奇绝，加之轻功已至仙境，五爪金龙显得只有招架之力，却无还手之功，滚地一龙虽是心存畏惧，然而身在其间，总不能弃友而逃，拾起地上断鞭，又加入战圈。

仇恨恶战两人，全然不惧，只见他剑如游龙丝毫不乱，五爪金龙空有一手乌血掌的功夫，却是连他衣角都沾之不着，只好缩小圈子力图自保。

仇恨那里肯容，一把宝剑，使得迅若雷霆，疾如